

最早发现北美洲的 中国移民

[加] 保罗·夏亚松 著 暴永宁 译



The Island of Seven Cities

Where the Chinese Settled
When They Discovered
North America

18

新知
文库

最早发现北美洲的 中国移民

[加] 保罗·夏亚松 著 暴永宁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 / (加) 夏亚松著; 暴永宁译.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0 (2018.12 重印)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6392-2

I. ①最… II. ①夏… ②暴… III. ①华人—移民—历史—研究—北美洲
IV. ① D771.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6252 号

特邀编辑 张艳华

责任编辑 徐国强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67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2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248 千字 图 90 幅

印 数 13,001—18,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献给我的全家

中文版序言

本书介绍了一个将会受到持久注意的研究课题。本书先是于2006年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版，如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了面向中国大陆读者的简体中文版。至于这一研究将如何改变人们的历史观念，我们目前很难具体设想。发现的规律就是如此，思想进步的历程就是如此，逻辑推演的结果就是如此。发现的规律、历程和逻辑存在于我们之中，但又高于我们。它们乃是全人类共同求知愿望的精华。

本书展示了一个跋涉者，沿着一条遍布荆棘的未知道路艰难跋涉的经历。他奋力前行的目的，是希望做出些有意义的发现。他所走过的这条发现之路，始于加拿大东部沿海地区一片山麓上的一处年代久远的遗迹：它的覆盖范围既有中国大明王朝，又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涉及北美的原住民。这一发现其规模和范围都是惊人的——无法解释的遗迹，湮没无闻的史实，纠结歧解的文化，无法确认的国度。然而，分析所有这些谜团的结果，看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在久远的过去，加拿大的东海岸边曾存在过一个中国人营造起来的城镇。这一发现行将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

本书还记录了一个发现全过程的故事。这一发现立足于古老的传闻和记录，最终建立起来的是现代的理念。这一发现是在个人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做出的，而忘我的投入，又将这段痛苦的煎熬转变为欣

慰的征战。推动这一发现的动力，自始至终都是打破习见束缚以求得真知的渴望。这一动力是存在于所有时代的每个人心中的。正是这一动力，使得人类的生活美好绚烂。

本书又向加拿大人介绍了中国历史的真谛。我希望，它的中文版也同样能向中国读者展示我的祖国——加拿大的早期历史，介绍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家族的经历，并展现一个加拿大人的真实生活。我还希望通过本书，激励更多加拿大和中国的年轻人，有志于扩展自己的知识，成为更准确地了解和揭示历史的新人。

目 录

1 中文版序言

- 1 第一章 荒野中的人工凿痕
- 23 第二章 在大地的尽头寻觅
- 39 第三章 约翰·卡伯特：遭儿子抹杀的老子
- 56 第四章 兄弟先后失踪
- 66 第五章 葡萄牙人之后
- 81 第六章 法国人进入北美
- 95 第七章 法兰西两兄弟
- 109 第八章 灵机一动，思路急转
- 129 第九章 天荒地老，人烟稀少
- 139 第十章 米克茂人之谜
- 158 第十一章 曙光现于东方
- 171 第十二章 从头学起
- 186 第十三章 意外的发现
- 192 第十四章 家人相聚
- 204 第十五章 凌顶之行
- 218 第十六章 围墙与围墙内外
- 232 第十七章 另一类线索

251	第十八章	与加文晤面，得黄金提示
258	第十九章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发言
266	第二十章	第一批访客
276	第二十一章	家庭聚会
281	第二十二章	告别之行
285	图版目录	
291	参考书目	
302	致谢	
303	译后记	

第一章

荒野中的人工凿痕

2005年5月6日，我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芒福德讲演厅的前排座椅上，四下打量着来到这里，即将给我的讲演做出评判的与会者。这里正在举行一届国际性学术讨论会，探讨中国古代的海事。研究的重点是在欧洲尚未进入发现的时代时，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这一议题曾在学术界中引起过激烈争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上午，一个接一个的讲演者，通过对纬度测量、原始资料、古旧地图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足以能够重新打造北美洲历史的种种观点。大厅里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气氛，人们似乎看到一扇朝向往昔的窗子已经打开，远处现出了一个轮廓，令人惊奇，也令人兴奋。

我和其他讲演人身份不同，既不是考古专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我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是搞建筑出身的，充其量只能算个偶然的“下海”者，压根儿不曾设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厕身于这两类学者之列。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大西洋北端有一座岛屿，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两年前，我无意中进入了该岛一处从未被人研究过的、也早已被人们忘却的地段——山顶一带的几处废墟。

我多少有些焦急地一面等待着主持人向与会者介绍我的简历并让我发言，一面回想着那些躺在沉寂中无人理会的废墟。不难料想，一旦我发表这番讲演后，大家必然会对这块不小的地域当年的种种情况、对这片建筑群的缘起和后来圯毁的因由，以及对它为什么竟会湮

没无闻提出种种的质疑。在我站到讲台之前，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鲜明影像，就是我在那片荒芜的废墟上所发现的带着凿痕的石块。直到我在这里开口之前，这片废墟的巨大与神秘，还是只由我一个人单独领略的感觉。

当年，在我第一次登上这座山丘，来到这片废墟上时，曾在离开前独坐了一阵，俯瞰那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我脚下的这片废墟，沿着一面不很陡峭的山坡向海洋的方向延伸，呈现出它在久远的过去曾受到人工设计与改造的痕迹。它的整体形状，是在坡地上开出的一个相当规则的长方形，只是由于岁月的侵袭，边缘处已经被不少云杉占领。沿着山坡走向鳞次排开的水平地块和石块铺砌的平台，虽然都已经大大地走了样，但仍然能够看出其符合某种全局安排的匠心。上百年的人迹罕至，使石块上长了一层层苔藓，上面还挂着朝露。若有若无的雾气，浮荡在这片荒凉的地表上，真是一处极美的所在。要到这里来，得走过长长的一段艰难道路，这使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当年营造这处地域的人，会不会是一群远离家园的惊弓之鸟呢？

即使在最初刚看到这片废墟时，我就知道它在当初绝不会是一个马马虎虎形成的渔乡、农村或者山寨。我相信它是一处远早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萌生扬帆远航的想法之前便已供成百上千的人生息了多少代的固定居所。通过两年的历史考证，我得出结论认为，当年这是一处中国人的定居点。今天，我就是到这个讲演厅来公布这一发现并介绍有关情况的第一人。如果在座的学术界相信我所言不虚，也就是说，如果我能证实，本人花费若干年的辛苦研究所得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这一天大家能在远处隐约看到的那个轮廓，就会蓦地清晰起来。

大会主持人宣布了我的名字。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年长夫妇凑过身来，预祝我取得成功。我紧紧握住讲稿，向讲台走去。

我的这段攀登之旅始于 1993 年。那一年，我被查出 HIV 阳性，也就是说，我体内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罹患了艾滋病。当时我是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这一疾病的。在全家人聚在一起时我说明了自己的这一情况，又给自己打气说，我来自民风顽强的阿卡迪亚^{〔1〕}地区，本人又是苏格兰这一支强悍民族的后裔。我的血管内，流淌着先祖当年在布雷顿角岛^{〔2〕}不畏艰险建起家园的同一血液。两年前，也就是 1991 年，我辞去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职，回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后来，在确诊本人 HIV 检查呈阳性的过程中，我认识了艾滋病专家安妮·菲利普斯医生。这位女医学博士有三个女儿，丈夫也是位医生。她以自己的仁爱和学识，得到了我的信托。在 90 年代中期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刚投入临床使用，我也在分析它们的种种效果和副作用。菲利普斯医生告诉我说，如果不立即接受药物治疗，就活不过六个月。我便接受了。接受一段治疗后，我居然又在多伦多恢复了自己的建筑师的行当——至少我的病容已经消失。我相信，我的身体迟早会好起来，病痛的折磨迟早会离我而去。然而，到了世纪末时，这种胜利感已所剩无几。我体内的病毒以变异的对策来对抗药物的进攻，我的健康状况又有所恶化。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病痛的影响——要知道，我本并不是那种对死亡怀有种种慨想的人，我对于古旧建筑的情感日渐加深。营造建筑是我的老本行，但如今，我却在废墟中发现的建筑物佐证中找到了慰藉——就连最宏伟的人类设计，到头来不也都会被大自然夷毁吗！所剩时间不多

〔1〕 17 世纪时法国建在北美的法国殖民地的名称，其范围覆盖北美洲的东北部，包括现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东部、各加拿大海洋省份和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其后，阿卡迪亚被划入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现为美国东北数个州和加拿大东部若干省份。——译者

〔2〕 位于加拿大东北端的一座岛屿，为本书所考证的遗迹的所在地。该岛现今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部分。——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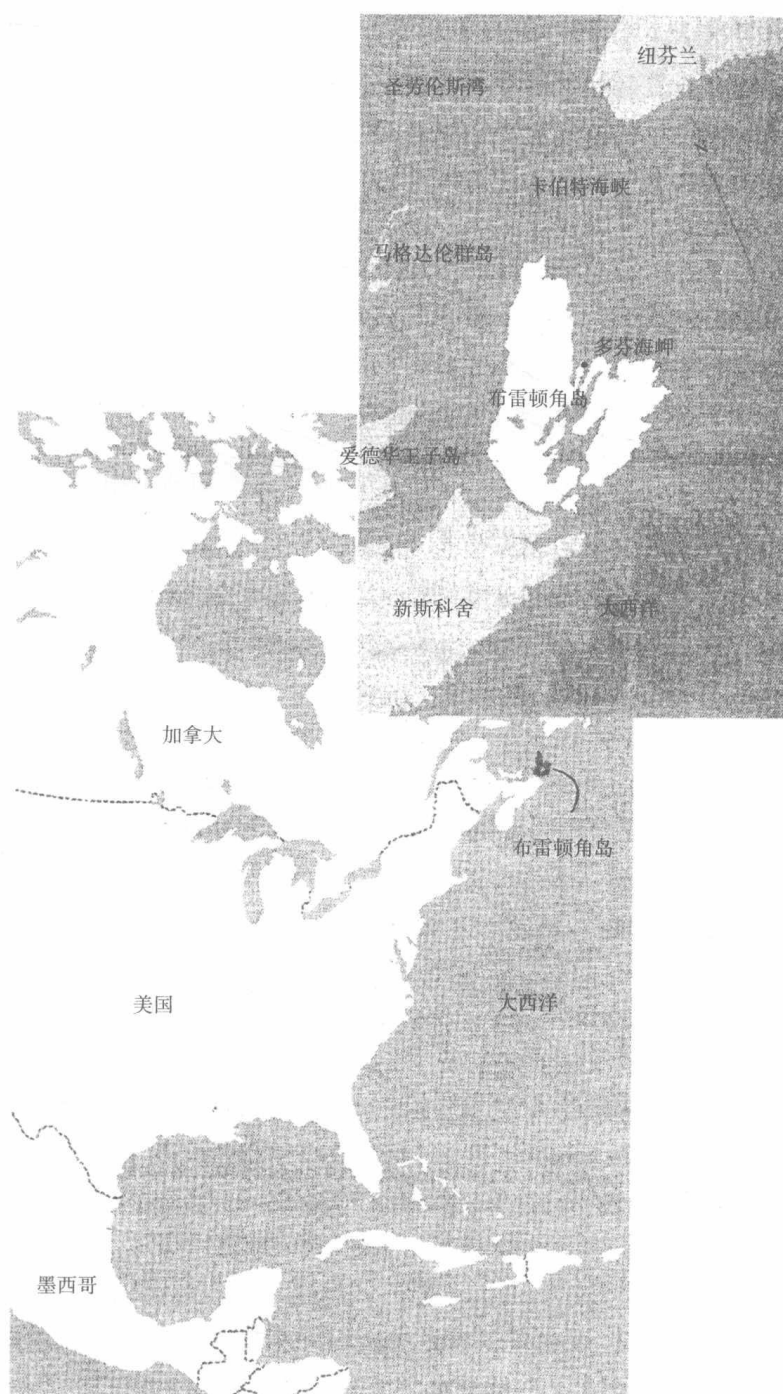
了。然而，有些我喜欢的地方和建筑物还不曾亲自去过。对于建筑遗址，我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我是了解西方建筑的，曾在大学里给一年级学生们开过几门有关的课程，还曾为研究它们而在法国和意大利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是，对于中东的建筑，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大马士革的室内市场和清真寺，我还都所知不多。2000年初春时分，我说动了我的朋友贝丝，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在中东兜了好一气。我们带着满满一书包导游手册，从叙利亚北端的骠骑城堡^{〔1〕}，一直跑到约旦南部的佩特拉古城^{〔2〕}；接下来，我们又到埃及，漫游了西奈沙漠，参观了尼罗河谷的古迹和卡纳克的神庙。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大规模游历了。

那一年年底，我的心又将我召唤回自己的出生地布雷顿角岛。当年，为了了解这里的历史，我坐在外祖父的汽车后座上，驱车走过乡间的粗糙道路，也徘徊在寂静的墓地里，度过了童年的多少个午后时光。当时，外祖父已经退休，外孙则好奇心十足，一老一少又都有难得的闲暇。我们一起在岛上攀登，在1763年——当时此岛叫王室岛——被英国人毁坏的法式建筑的废墟间流连，浏览墓碑上的铭文，在深草里逡巡。天黑后，我们才一边享用着冰淇淋，一边驱车回家。

置身于浓雾的笼罩下，在嶙峋荒凉海边上，徜徉在遗址的残石间——这些便构成了我的童年之梦。一身戎装的士兵们列队前进，被纷飞炮火的浓烟裹住的海盗船，都曾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如今，我又需要感受它们了。

〔1〕 位于叙利亚西部邻近黎巴嫩边境处，始建于11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后又多次扩建，规模宏大，城墙最厚处达30多米。——译者

〔2〕 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之南250公里处，地处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窄峡谷通道内，峡谷最宽处约7米，最窄处仅2米。古城几乎全在岩石上雕刻而成，核心是凿在陡岩上宏伟的卡兹尼神殿。电影印第安那·琼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圣战奇兵》就在此地实地拍摄。——译者



2001年夏，我去悉尼看望双亲。悉尼是布雷顿角岛上的最大城市。借此机会，我又去看了布拉德瑞岛上的一座古老的灯塔。该岛得名于当年阿卡迪亚时代在那里务农的一户人家的姓氏。这里的东面就是海岸。看过灯塔，我又向北面一路望去。如果说，整个布雷顿角岛的形状正如同人伸开的左手的话，我就是站在这个“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虎口”处，隔着布拉多尔湖^{〔1〕}，向湖对岸的多芬海岬眺望的。那里是一片耸立的山岩，完全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在孩提时代从不曾去那里游历过。

我在当天返回了双亲的住处，随即便从他们的藏书中寻找有关布雷顿角岛历史的信息。随后，我又去了悉尼市的图书馆——小时候，我几乎每个周六上午都泡在那里——查阅布雷顿角岛的史料，从索引中寻找各种可能涉及多芬海岬岩壁的条目。当年从法国来到这个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就是后来的阿卡迪亚人——留下的记叙，都是在讲述与我的家族有关的故事。17和18世纪时期我的先祖们的业兴业衰，都呼应着美洲这里的潮起潮落。在我的心目中，历史绝不单单只是学者们的清谈，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真实生活。

1524年这一年，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指挥着一艘法国船，扬帆来到北美大西洋海岸大约今日的北卡罗来纳州一带。他将古希腊传说中的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这个名称给了这块地方。^{〔2〕}

〔1〕 这片水虽得名为湖（有的地理著作中称之为湖群），其实是大西洋伸入两个半岛间的狭长海域，它得名为湖，只是沿用了历史上的误称。——译者

〔2〕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Northern Voyages, A.D. 500-16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5.

John Mack Faragher, *A Great and Noble Scheme: The Tragic Story of the Expulsion of the French Acadians from Their American Homeland* (New York: Norton and Company, 2005), 6.

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笔下，这处世外桃源是个充满田园诗情的美丽所在，到处是清冽的泉水和柔密的细草，群居着一些过着返璞归真生活的高尚君子。16 世纪的一首题为“阿卡迪亚”的抒情散文^{〔1〕}，更使这个洋溢着牧歌气氛的所在广为人知。不少身处连年战乱的欧洲人觉得，或许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荒蛮之地，和平的浪漫梦想会成为现实，古老的欧洲会在这样的新土地上重生。

1604 年，年轻的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试图在这个新发现的阿卡迪亚开拓一个永久性的移民点。他先在如今的美国缅因州一带尝试，继之又将地点移到今天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西海岸。^{〔2〕}在此开拓过程中，这位法国人同当地原住民中的米克茂人^{〔3〕}打上了交道，交换后者猎得的毛皮。就这样，有个名叫阿卡迪亚的好地方，可以让移民过上好日子的消息就传了开来。^{〔4〕}接下来，便从法国移来了年富力强的男子和女人，其中多数从法国西部港口拉罗谢尔前来。他们在早春时节搭上小船，指望着能在 7 月前后到达新大陆。船员们也是这样希望的。17 世纪 50 年代，我的老祖宗居永·夏亚松就这样来到了北美的拉瓦雷，因此被人称为拉瓦雷的夏亚松。他当时只有 20 岁，是个单身农夫。1666 年，他第二次结婚，娶了让娜·贝尔纳为妻（后来又再续弦一次）。他们养育了一大群子女，其中一个叫塞巴斯蒂安·夏亚松的男孩，就是我的直系老祖。

漏斗形的芬迪湾有世界上最大的潮差。涨潮时湾里海水充盈，落

〔1〕 作者为意大利诗人雅各布·圣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 1458—1530）。——译者

〔2〕 Samuel de Champlain, *The Works of Samuel de Champlain*, 6 vols. (Toronto: Champlain Society, 1922-1936).

〔3〕 北美的原住民之一，是印第安人的一支，曾生活在新英格兰、魁北克、纽芬兰和新斯科舍一带，内部又分为多个部族。——译者

〔4〕 有关阿卡迪亚的历史，有许多著述进行了介绍，其中最全面也最生动的，当属 Faragher, *A Great and Noble Scheme*。

潮时，墨西哥湾暖流携来的充足养分，便留在了湾岸的土地上。阿卡迪亚人建起了堤坝，修起了闸门，将潮水引进沿岸地区和沿河一带，随后闲置若干年，使降雨和降雪将盐分带走，这样得到的，便是大片的平坦沃土，很容易垦为理想的农田。就这样，阿卡迪亚这个移民区便不断扩大、日渐繁荣。

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阿卡迪亚人与法国本土的联系已不再密切。男人们成了能干的农夫，女人们则精心照料着苹果园。米克茂人向他们传授打猎和捕鱼的本领，还教会他们用树皮预防和治疗坏血病。阿卡迪亚人渐渐学会了抵御漫长的严冬。他们与米克茂人以兄弟相称。彼此通婚更增强了双方的互信。

英国人在新英格兰地区开拓的移民点，也从一开始便同阿卡迪亚建立了贸易关系。从波士顿有开往罗亚尔港的定时航班。但是，随着英国移民与当地人的关系日益恶化，他们对阿卡迪亚人与当地人的友善关系也日渐不快，对丰足的阿卡迪亚农庄还生了觊觎之心。就这样，阿卡迪亚成了法国与英国这两个帝国角逐战的演武场。

根据 1713 年签署的《乌得勒支和约》^{〔1〕}，法国不再要求英国人归还所占的原属阿卡迪亚的土地。然而，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代的阿卡迪亚人，认为欧洲的规定对自己并没有约束力。阿卡迪亚人是喜好和平的，他们将英国人称之为“不友善的老相识”，并以中立法兰西人的公开身份，同来到这里的英国新官员签订条约，表示要保持中立态度。

然而，这样的保证并不能抵挡住英国人的迫害。被今天的历史定

〔1〕 法国和奥地利因对西班牙不同王位继承人的血统关系所涉及的与本国的利害关系，在 18 世纪兴起战事，又因英国的强力介入而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卷入，后在荷兰城市乌得勒支签订停战协定。在战争中处于下风的法国不得不同意不再要求英国人归还占去的阿卡迪亚地区。——译者